

吴世昌全集

第六卷

词林新话
(增订本)

吴世昌全集

第6册

第六卷 词林新话（增订本）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前 言	1
卷一 词论	5
卷二 唐、五代	63
卷三 两宋(上).....	96
卷四 两宋(下)	175
卷五 金、元、明、清.....	236
附录 诗话	328
索 引	383
参考书目	429

前 言

本书系根据吴世昌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、夹注及片断手稿、信件等整理而成。

吴世昌先生(1908~1986)字子臧,浙江海宁人。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。1935年毕业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学生时期即不断发表学术论文,为国内外学人所瞩目。抗日战争时期,曾先后执教于西北联合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国立湖南师范学院、国立桂林师范学院、中央大学等校。1947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讲学,任该校高级讲师兼导师,被举为该校东方部学部委员、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。1962年回国,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先生一生治学范围甚广,正如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于1936年在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中所赞:“文、史无所不通。”先生为学,好穷根究底,发前人所未见,抉微钩沉,辟新蹊以通幽,不拜倒在权威脚下,不迷惑于人云亦云。先生曾说:“平生为文,如无创见确解,决不下笔。”“人云亦云,取之伤廉,再加传布,徒以欺人,二者皆丧德。这不是说我的每句话是真理,这当然不可能。但如有错误,人所共见,也不难改正,有过则改,决不文过饰非,护短自欺。”他还曾写道:“虽尊师说,更爱真理,不立学派,但开学风。”这可谓做是先生一生治学的自况。

在词学方面,先生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。例如关于宋词分派,一般都认为有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。先生经过反复研究,提出“北宋没有豪放派”的看法。他从词的起源,论述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最初特征、作用,又具体分析了东坡词及北宋时的词风,认为苏轼是给词增

加了一些新的内容,用词这一体裁来言志,但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词风;苏词有千姿百态,三百余篇词中绝大多数还是不洗绮香泽的“婉约词”,称得上“豪放词”的不过十来首。苏轼的经历也不像辛弃疾,没有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,顶多也只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他的思想又多受陶渊明及佛、道的影响,也很难统称之为“豪放”。所以,“苏辛有词,豪放无派,豪放有词,苏辛无派”。先生主张对苏词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,不要用一个“豪放派”的标签把苏词的研究简单化。这个论点,在国内及日本词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,促进了词学研究活动。

又如晚清词论家所标榜的“寄托说”,先生也是痛加驳斥。他认为这种论点牵强附会,主观推论,以求微言大义,给词学研究带来了很不好的风气。针对谭献的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,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的说法,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这是“随心所欲,教人造谣,欺人太甚。实乃对真理的嘲弄、良知的好污”。他更进一步揭穿民初一些词论家竟尚比兴寄托之说,其故有三:一为遮其冶游狎妓之羞;二为遮其不学无知之羞;三为掩护其怀念清帝,妄冀复辟之逆说。当然,对一些确有寓意,表现手法很好的寄托诗,他也是细心发掘的。例如刘后村的《卜算子》、《昭君怨·牡丹》,他赞为:“此真寄托之上乘”,“白雨斋爱谈寄托而不见此二首,真有眼无珠也。”

再如关于作词,先生主张:“说真话,说得明白自然,切实诚恳。”“凡是真话,深固可贵,浅亦可喜;凡是游词遁词,皆是假话。”他还提出,词之佳者,要能“即景传情,缘景述事,就事造境,随境遣怀”。对于某些人故作吞吐晦涩之词,他是不赞成的。他说:“词必须作得读者能解,若不可解,即文字有病或未达意。”有人以为填词要避俗求雅,先生以为:“大家不避俗。若刻意求雅,则雅得太俗矣。”

对各家的词话、词选,先生都有所评价,不因为是权威而随声附和。如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,他亦有所批评。对名家名作,他也不一味叫好。他指出苏轼的《水龙吟·杨花》拟人太过,辛弃疾的《贺新郎·送茂嘉十二弟》用典不妥,尽管这两首词都是各家常选的名作。先生以为:“前人读词,每赏其声情俱茂,而不问其内容,一味赞扬,似乎大家决无败笔,殊不然也。”另一方面,先生还对许多词作了进一步的深

解或与众不同的新解,表现出他深厚的学力和精辟的创见。对于近年来印行的词论、词选等书,他曾提出:不要机械地规定每人选几首,要认真地看作品内容,以定选多少;不可世故地看某一作者是否出名或大官,要诚实地看作品水平以定取舍多寡;不要因见某人印有“诗集”、“词集”,不好意思不选,如作品低劣,即有十本集子也不要选一首。对近年所出词论、词选,他曾举出一些作家、作品作为衡量的参考。其中有:如何看流行的东坡故事(如讥少游“一个人骑马门前过”)？对苏词《卜算子》(“缺月挂疏桐”)、《蝶恋花》(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)如何理解？如何评价东坡和章词《咏杨花》？如何认识东坡对柳永词的评价？如何看待“饮井水处皆咏柳词”？对晏几道如何评价,选小山词几首？有否选清真《少年游》(“朝云漠漠散轻丝”),如何评价？对清真其他词如何评价？如何评价李清照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(“香冷金猊”)？如何理解辛稼轩之《念奴娇》(“野棠花落”)？如何解决白石《长亭怨慢》(“渐吹尽”)之韵脚？对梅溪是否只选两首咏物词——《春雨》、《双双燕》,有否选《寿楼春》(“裁春衫寻芳”)？是否选梦窗《唐多令》(“何处合成愁”),有否选《绛都春》？等等。由此也可看出先生对词学的独到见解。

先生生前,曾打算写一部《罗音室词话》,但没来得及动手便遽然病逝。可以想见,这些宝贵的眉批、夹注、草稿就是写《词话》的基础。现将它们整理编排,分为五卷:卷一为词论,内容包括综论词的源流发展、作词要领、评词标准,及对部分词语、词集的评价,卷二至卷五分论唐五代、两宋、金元明清的词人词作,共涉及一百六七十人,作品六百余篇。附录收入了对诗的部分论述。这些文字写于不同时期,有的批在书眉行间,有的见于笔记散页,除少数摘自信札或残稿外,大都是读书时信笔写下,即兴而发,冲口便出,或说理论争,或调侃戏谑,或钩沉发微追根求底,或针砭时俗借题发挥,也有只下断语而未作任何说明者。行文有文有白,口吻时庄时谐。有些批语是只就一枝一叶而言,并不一定是全面的准确的评价。在一些书上,他赞赏时只加圈点,反对时才写批语,这样照录下来难免给人以批评多而首肯少的印象。须知这些文字,原本只是为自己研究撰文时积累资料,正

式发表时必将有许多补正。这点希望读者理解。我们在整理时只能略加综合,对明显的笔误作些改正,并适当引入了所针对的原文。少数批语,我们在理解上还缺乏把握,只好割舍不录。由于自己学识浅陋,免不了有许多错误的地方,希望能得到了解先生的方家们的批评指正。

吴令华
1988年春于北京

卷一 词论

1

词,又称“诗余”。“余”者,孔子所谓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之“余”,今称“业余”,亦犹此义。唐人赴试应制皆须作诗,而真实性情不能于焉表现,则退而自以民间乐府歌词以抒其情,故曰“诗余”。故“诗余”多吟咏性情之作也。南宋文人习于填词,则以论事感时之作写入词中。凡此题材本应入诗,故当时人以为苏轼^①以诗入词也。

2

唐刘宾客^②《董氏武陵集纪》:“兵兴已还,右武尚功。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,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。故其风寔息。乐府协律,不能足新词以度曲。夜讽之职,寂寥无纪。”蕙风^③录此语后曰:“‘夜讽’字甚新,殆即新词度曲之谓。”^④按:“夜讽”,即“夜诵”,“讽”“诵”同义。“夜诵”见《汉书·礼乐志》:“至武帝……乃立乐府,采诗夜诵,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”二字不新,亦非“寂寥无纪”也。

① 苏轼(1037~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词有《东坡乐府》。

② 刘禹锡(772~842),字梦得,世称刘宾客。有《刘梦得集》。

③ 况周颐(1859~1926),原名周仪,字夔笙,号蕙风,近代词论家,有《蕙风词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。

④ 《蕙风词话》卷四第三九则。

3

《白雨斋词话》^①曰：“词中如《西江月》、《一翦梅》、《钗头凤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》等调，或病纤巧，或类曲唱，最不易工。（难得大雅。）善为词者，此类以不填为贵。”^②此真经验之谈。然曰“或类曲唱”，则于词史全不了解。词本起源于曲，正是古曲，何必“类”乎？

4

古代民歌诗十五国风为北方之歌，楚辞为南方之歌。汉魏六朝亦可分为南北。子夜吴歌、前溪、西洲等曲属南方，敕勒、企喻歌等属北方。以晚唐五代曲子词而论，则“花间”为南方（包括西蜀）之歌，敦煌曲子为北方之歌。降之近世，南方之昆曲大异北方之戏，南方之弹词、滩簧区别于北方之鼓词。故词之起源，必兼溯两者。

5

皇甫松^③《采莲子》：“菡萏香连十顷波（举棹），小姑贪嬉采莲迟（年少）。晚来弄水船头湿（举棹），更脱红裙裹鸭儿（年少）。”“船动湖光滟滟秋（举棹），贪看年少信船流（年少）。无端隔水抛莲子（举棹），遥被人知半日羞（年少）。”此用两首七绝组成之采莲歌，如将每句末小字去掉，即唐人七绝。盖唱此词时一人先唱一句，众齐唱衬字（举棹、年少）。此例可说明词在晚唐早期发展之程序。又“莲子”谐“怜子”，即“爱你”。

① 陈廷焯著。陈廷焯(1853~1892)，字亦峰，近代词论家。

②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七第三〇则。

③ 皇甫松，一作嵩，字子奇，皇甫湜之子。晚唐时人。《花间集》录其词十二首。

6

词乃是先有音乐调子,然后按调做长短句,不是做了长短句,然后又把它“音乐化了”。先得新腔,然后按腔作歌。

7

小山《采桑子》^①:“双螺未学同心绾……长倚昭华笛里声。”则倚声本指唱词,非谓填词。填词亦称倚声,乃仿歌女之称,其起源较晚矣。

8

《花庵词选》^②晁次膺^③名下注:“宣和间充大成(晟)府协律郎,与万俟雅言^④齐名,按月律进词。”可见宋时每月有规定音律,大晟府官吏须按律每月进词。

9

《蕙风词话》续篇卷一第十四则记“日本贞亨初(当中国康熙初)所刻《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(吾国西颢陈元靓编辑)卷八《音乐举要》有管色指法谱字,与白石^⑤所记政同。”此资料重要。

① 晏几道《采桑子》:“双螺未学同心绾,已占歌名。月白风清。长倚昭华笛里声。知音敲尽朱颜改,寂寞时情。一曲离亭。借与青楼忍泪听。”晏几道,字叔原,号小山,晏殊幼子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小山词》。

② 宋人黄昇编选。黄昇,字叔旸,号玉林,又号花庵词客,南宋时人。

③ 晁端礼(1046~1113),字次膺。有《闲适集》,不传,今传有《闲斋琴趣外篇》六卷。

④ 万俟咏,字雅言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大声集》,不传。

⑤ 姜夔(约1155~约1221),字尧章,号白石道人。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。

10

止庵曰：“《花间》极有浑厚气象。”^①余以为《花间》^②只是言之有物，无他奥秘。

11

复堂^③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^④为“繁猥”^⑤，非妄语即无识也。

12

亦峰评《浣雪词》^⑥：“刻翠裁红，务求新颖。”“总不免染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陋习。”^⑦余谓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不陋，陋人见之曰“陋”。若论词而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为陋，是数典骂祖。作词不宗《花间》，更何所宗？北宋词人，舍《花间》又何所据乎？按此亦峰故作矫情之语，以自鸣清高。若真陋《花间》，便不应作词论词。修辞贵立诚，亦峰作遁词，伪矣哉！

① 见周济著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第八则。周济（1781～1839），字保绪，一字介存，晚号止庵，清词论家，有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、《词辨》、《宋四家词选》、《味隹斋词》等。

② 五代赵崇祚编《花间集》，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。详见《花间集简论》（《词学论丛》卷）。

③ 谭献（1832～1901），原名廷献，字仲修，号复堂。同光间词学家。有《复堂类稿》、《复堂词》、《复堂词话》等。又选清人词编为《篋中词》。

④ 《草堂诗余》，为南宋时书坊所编词集，供艺人说话时参考用。

⑤ 《复堂词话》第三九则：“四水潜夫填词名家，善别择，非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之繁猥。”

⑥ 毛际可词集。毛字会侯，号鹤舫，清初人。

⑦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第三三则。

13

静安^①论词曰：“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^②、正中^③、永叔^④、少游^⑤、美成^⑥，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。”^⑦此语自是卓识，但不能排除温^⑧、韦^⑨及《花间》诸大作家，否则数典忘祖矣。

14

或以为《花间》在思想、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。则不但思想内容，连艺术形式也有严重缺点？又称南唐冯延巳、李煜在艺术上努力摆脱《花间》的影响，北宋的词直接继承了南唐词云云。如此说来，北宋词与《花间》无关，还是间接继承？

15

刘熙载^⑩谓词“至东坡始能复古。后世论词者，或转以东坡为变调，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。”^⑪此论妄极。在北宋而言复古，只

① 王国维(1877~1927)，字静安，一字伯隅，号观堂，词著有《人间词话》、《人间词》、《观堂长短句》等。

② 李煜(937~978)，字重光，史称南唐后主。词存后人刻《南唐二主词》。

③ 冯延巳(903~960)，一名延嗣，字正中。宋人辑有《阳春集》。

④ 欧阳修(1007~1072)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。词有《六一词》。

⑤ 秦观(1049~1100)，字少游、太虚，号淮海居士。词有《淮海词》。

⑥ 周邦彦(1057~1121)，字美成，晚号清真居士。词有《片玉集》，另有《清真集》。

⑦ 《人间词话》删稿第三九则。

⑧ 温庭筠(812?~866?)，本名岐，字飞卿。词有《握兰集》、《金荃集》，不传。今有王国维辑《金荃词》一卷。

⑨ 韦庄(约836~910)，字端己，有《浣花集》。

⑩ 刘熙载(1813~1881)，字伯简，号融斋，晚号寤崖子。著有《艺概》等。

⑪ 《东坡乐府笺》引。

有复到晚唐五代去,即复到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^①作风。以晚唐五代为变调,是以祖先肖子孙,不是子孙肖祖先之类也。

16

亦峰曰:“北宋去温、韦未远,时见古意,至南宋则变态极焉。变态既极,则能事已毕,遂令后之为词者,不得不刻意求奇,以至每况愈下,盖有由也。”^②然则救之之道,岂不在上溯《花间》、北宋,以返淳真?

17

亦峰曰:“北宋词,沿五代之旧,才力较工,古意渐远。晏^③ 欧^④著名一时,然并无甚强人意处;即以艳体论,亦非高境。”^⑤按北宋词多为“艳体”,何谓“即以艳体论”?艳体以外,尚有若干可论之体?既钻入“沉郁”^⑥之牛角尖,则角外天地自然不见矣。

18

《白雨斋词话》记蔡伯世语:“子瞻辞胜乎情,耆卿^⑦情胜乎辞,辞情相称者,唯少游而已。”并评曰:“此论陋极。东坡之词,纯以情

① 《尊前集》,唐五代词选集,供宴席歌唱之用,故名“尊前”。

②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第一九则。

③ 晏殊(991~1055),字同叔。有《珠玉词》。

④ 即欧阳修。

⑤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第二三则。

⑥ 参见本卷第44-46则。

⑦ 柳永(约987~1053),字耆卿,原名三变,排行第七,也称柳七,官至屯田员外郎,又称柳屯田。有《乐章集》。

胜,情之至者词亦至,只是情得其正,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。”^①按伯世所谓情,正是儿女之情。误解其意,斥为鄙妄,非也。

19

白雨斋论清初词人,曰:“综论群公,其病有二:一则板袭南宋面目”,“一则专习北宋小令,务取浓艳,遂以为晏、欧复生,不知晏、欧已落下乘,取法乎下,弊将何极,况并不如晏、欧耶?”^②以晏、欧为下乘,其论虽偏,其胆却大。

20

把“西昆体”诗^③与婉约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。北宋词中有新血液,西昆则无,所以欧阳修词是婉约的,而诗文则反西昆。

21

北宋各人的词,乃至各人与五代、南唐之词互相渗透。其渗透程度或多或少,或深或浅,如欲互相区别,殆不可能。即单独提出一人,指其某词近某人之某调,是矣,然未必即然。因其可以从第三者间接渗透过来也。如南宋词亦可证其从北宋乃至五代渗透过来。词之

①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第三三则。

②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第一则。

③ 西昆体,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、对仗工整的诗体,由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等人的《西昆酬唱集》而得名。

亡,不亡于金元明,而亡于南宋,如梦窗^①、玉田^②、碧山^③、草窗^④之作,谁复有此闲情,猜其闷谜、笨谜、恶谜哉!此辈亡国以后,犹恋裙裾之乐,不甘寂寞,则藏其情于晦涩之词,豫其流者则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,余子碌碌则其胡猜可也。若有人问之,则故作高深或忧时之状,以掩其劣迹,呜呼丑矣!

22

或谓温庭筠写过《烧歌》^⑤诗,词却专写艳情,欧阳修的诗和词,迥然不同,柳永的词里决写不进像他的诗《煮海歌》^⑥一类的题材。这正证明,诗和词本是两种体裁,各有所长,正如纱罗不宜填絮,绒布不作夏衣。因而指责词脱离社会现实、缺乏积极思想内容、艺术成就较高是畸形发展等说,这和天主教的“原罪论”差不多。

① 吴文英(约1200~约1260),字君特,号梦窗、觉翁。南宋时人。有“梦窗甲乙丙丁四稿”。

② 张炎(1248~?),字叔夏,号玉田、乐笑翁。有《山中白云词》、《词源》。

③ 王沂孙,字圣与,号碧山、中仙。宋末人。有《花外集》,一名《碧山乐府》。

④ 周密(1232~1308),字公谨,号草窗,又号四水潜夫。有《草窗词》、《蘋洲渔笛谱》。

⑤ 温庭筠《烧歌》:“起来望南山,山火烧山田。微红久如灭,短焰复相连。差差向岩石,冉冉凌青壁。低随回风尽,远照檐茅赤。邻翁能楚言,倚锄欲清然。自言楚越俗,烧畚作旱田。豆苗虫促促,篱上花当屋。废栈豕归栏,广场鸡啄粟。新年春雨晴,处处赛神声。持钱就人卜,敲瓦隔林鸣。卜得山上卦,归来桑枣下。吹火向白茅,腰镰映赭蔗。风驱榭叶烟,榭树连平山。进星拂霞外,飞烬落阶前。仰面呻复嚏,鸦娘咒丰岁。谁知苍翠容,尽入官家税。”

⑥ 柳永《煮海歌》:“煮海之民何所营?妇无蚕织夫无耕。衣食之源太寥落,牢盆煮就汝输征。年年春夏潮盈浦,潮退刮泥成岛屿。风干日曝盐味加,始灌潮波圉成卤。卤浓盐淡未得间,采樵深入无穷山。豹踪虎迹不敢避,朝阳出去夕阳还。船载肩擎未遑歇,投入巨灶炎炎热;晨烧暮烁堆积高,才得波涛变成雪。自从瀕卤至飞霜,无非假贷充粮餧;秤入官中充微值,一缗往往十缗偿。周而复始无休息,官租未了私租逼;驱妻逐子课工程,虽作人形俱菜色。煮海之民何苦辛,安得富子不贫!本朝一物不失所,愿广皇仁到海滨。甲兵净洗征输辍,君有余财罢盐铁。太平相业尔唯盐,化作夏商周时节。”

23

《弇州山人词评》^①曰：“温飞卿所作词曰《金荃集》，唐人词有集曰《兰畹》，盖取其香而弱也。”“兰畹”，乃用《离骚》^②。王氏胡说，强作解人。而有人据此，以“香而弱”为婉约词传统，亦甚不确。

24

或以为“婉约”乃指唐末五代以来脱离现实斗争专务婉丽的传统词风，或谓婉约派词人所写多是儿女私情或个人哀怨，缺乏社会意义。如此说来，听歌也要歌女斗争？歌女不斗争，就脱离现实生活？其实，写个人哀怨，即是一种社会内容。

25

词之形式，“豪放”“婉约”，乃由题材决定，非欲故意创某派、某风，如写猎词岂能用闺房声？同一送别，与朋友相别和与歌女相别即大不相同，与家属相别更不同。丛碧谓：“‘晓风残月’^③与‘大江东去’^④要在咏题与选调耳。”^⑤是也。

① 王世贞著。王世贞(1526~1590)，字元美，号弇州山人。有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、《续稿》等。

② 《离骚》：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”

③ 柳永《雨霖铃》。见卷三第7则注。

④ 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、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，了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”又“小乔初嫁”一句断句见卷三第61则。

⑤ 《词学》第一辑74页。丛碧，即张伯驹。

26

榆生曰：“北宋末、南宋初期，所有诗人志士，于丧乱流离中，往往藉这个长短句歌词来发抒爱国思想，以及种种悲愤激越的壮烈怀抱”云云。^①可见豪放悲凉作风乃时势逼成，非某人特殊作风也。介存谓稼轩^②“敛雄心，抗高调，变温婉，成悲凉”^③，悲凉亦异乎豪放，仍保有温婉于小令之中。

27

北宋无豪放派，只有少数豪放词。东坡三百四十多首词中，有十首豪放词吗？向子諲^④南宋时做的可称“豪放”，北宋时做的“江北旧词”全是绮语。可见“豪放”与“婉约”主要是时代决定，不纯是个人作风。南宋辛、刘^⑤、陈^⑥诸人所作，因亡国的愤慨而发为“豪放”，至南宋亡国时，则只有张玉田、王沂孙的颓废派了。

28

风景千古常在，常如斯夫，与诗人身世感慨无关，与词之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更无关，如有感触，寄情山水，亦非豪放。

① 《东坡乐府笺》序论。

② 辛弃疾(1140~1207)，字幼安，号稼轩。有《稼轩词》。

③ 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12页。

④ 向子諲(1085~1152)，字伯恭，自号芻林居士。有《酒边词》，分为“江南新词”与“江北旧词”。

⑤ 刘过(1154~1206)，字改之，号龙洲道人。有《龙洲集》、《龙洲词》。

⑥ 陈亮(1143~1194)，字同甫，人称龙川先生。有《龙川文集》、《龙川词》。